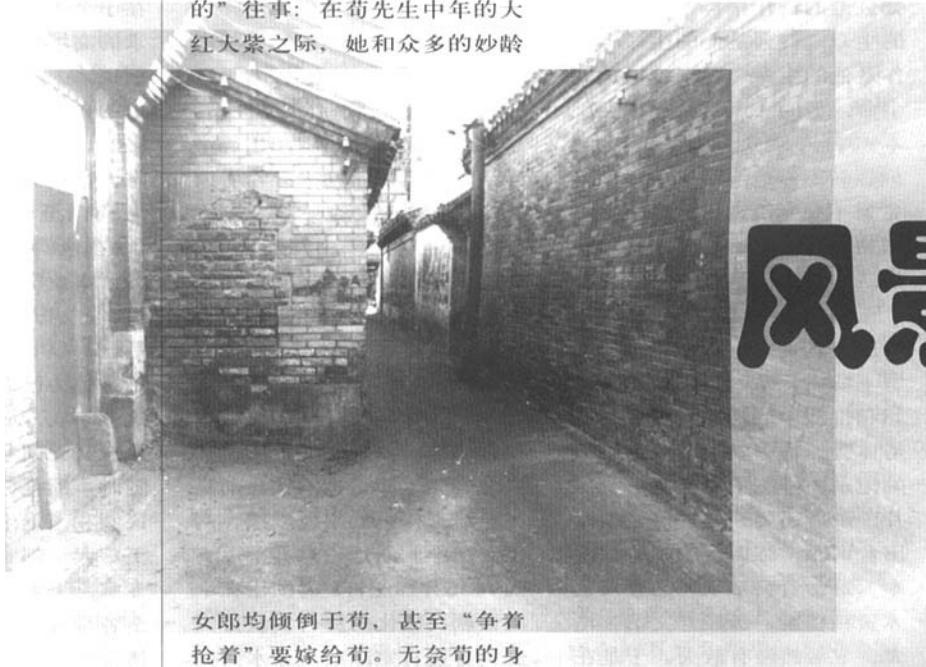


张伟君是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的夫人，我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认识了她。每次到荀宅，她总是很热心地“留”我说话。其实只是让我安坐客厅的沙发上听她一个人静静地独白——她当时身体已经不太好了，自己也仿佛有些预感似的，总是要把她一生中最重要的感慨“倒”给我。

她讲述过这样一件“细腻的”往事：在荀先生中年的大红大紫之际，她和众多的妙龄

老街胡同



女郎均倾倒于荀，甚至“争着抢着”要嫁给荀。无奈荀的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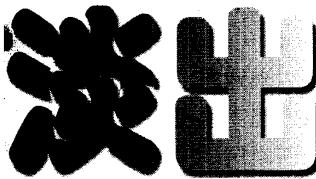
边已经“有人”，她后来只能另外结婚。结婚后照样看荀的戏，甚至每天早上都骑车经过荀家。荀当时住在西单西侧路北的第一条胡同里。在每日固定的那一刻，荀就站在自家的门口，默默看她骑车经过。荀瞅她，她瞅荀，有时候笑笑，有时候就不笑，或者想笑而笑不出来。这时在两人之间，是一种“使君有妇、罗敷有夫”的尴尬境地。不见时想念思盼，见到了反倒不敢正视。若干年过

去后，荀“身边的人”走开了。再后来，伟君离了婚，并且走到了荀的身边。这一走就几十年，一起到荀的生命终结，伟君一直守在荀的身边……

张伟君这样描述她和荀当年在小胡同中的对视：“那条胡同毫无特别之处，但对于荀先生和我，胡同中的每一个大门以及每一处墙壁(甚至是墙壁上凸露在外的破砖头儿)，都变得

可以断定，当年的旧胡同，对于二人是一道难得的风景。“破家值万贯”，即使是墙上的几行破砖头儿，势必也能引起两人的许多回忆。如果临街的胡同不拆除，那么张伟君无论什么时候去，都会在断壁残垣般的旧景之中有所发现，都会找回自己年轻时的记忆和感情。尤其荀先生是在“文革”中被迫害致死的，面对旧景会使她残破的心灵得到慰藉。当然，扩展长安街是解放初期改造老北京的大事，拆除“拦路”的胡

楼，那种崇高的感觉应该是难以言喻的。您先仔细端详一下照片，如有可能，再进入今天北京没有牌楼的街道实地去走一走，您肯定会有感慨的。五牌楼之南，就是那鳞次栉比的民房，它们很高也很厚，其中隐藏着许多让人感慨的小故事。从照片上看，这条由土路构成的前门大街已经很平也很宽，可当初(比这张照片拍摄时间再早几十年)它更宽，并且当中高耸立起来。路的两侧是一人高的深沟，来往行人就在



徐城北

那么温馨和那么多情。这是我俩(尤其是我)生命的转折点，但不是拐硬弯儿，每见一面，都会在心头荡起涟漪，随后就是默默地想……荀先生去世后我又去到那儿，想找回点儿什么，可惜景象全变了，因为解放不久，为了扩宽西长安街，把南面临街的那条胡同整个拆了。这使原来胡同北面的墙壁陡然临了街，于是刻意翻修，样子阔气了，可完全不是当年那么温馨和多情的了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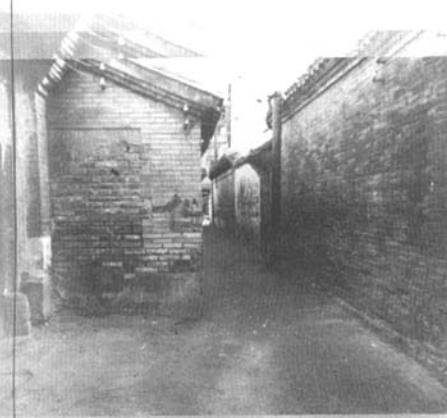
同势在必行，况且当时谁也没料到后来会有“文革”发生呢……这确实是件很小的个人私事。但也说明一个问题：在人口众多的大都市中，街道(也包括胡同)的“风景”比比皆是，说不定哪一个就会对某一位(或者某一些)个人具有至关重要的怀旧价值。

上述情况是大量存在的，同时也造成了无法避免的惋惜。对此，我们也只有惋惜了。现存问题是，对于那些公众场所的公众风景，是让其缓慢、渐进着“淡出”呢，还是随时揪人

为的急风暴雨，让这些风景经“骤出”而彻底消亡？

手边恰巧有几幅不同时代的北京前门地区的照片，经三思，觉得还是“淡出”为好。

第一幅是清末民初的。从箭楼向南看，护城河很完整，再往前就是五牌楼。在那年月，北京的牌楼很多，不仅是东单、西单和东四、西四，您从府右街北口向着北海走去，不远处就能看见牌楼。从牌楼望北海或者望景山，有与没有这个“近景”还真是不一样。同样，您走在前门五牌楼底下去仰望箭



沟里走，摊贩们也在沟里进行交易。街道两侧的买卖铺面，就在沟中来往行人头部的高度上“面对面”。当时，行人不可能横向穿越前外大街，只要一出前门走上这条高高的土路，想转弯您就得等到珠市口了。据说当年京剧名伶谭鑫培乘坐自己的骡车(绰号“十三太保，因为车有十三个小窗户)经过，路两边做买卖的商家，都会有人探头来看，一边看一边研究今晚谭老爷子会在哪家戏园子登台。只要时间还赶得上，一会儿就一定要去。等又过了些年，

土路的水平面降低了，路两旁盖起了不少临时房屋，用于商业经营，慢慢的“前店后厂”也就形成。临时房屋变成永久性建筑。在这两道新起来的房屋，与原有的大街两侧的门面之间，又形成了两条狭窄的街道……

第二幅显然又过了些年，前外大街两侧涌现出若干有名的买卖。其中三家都卖点心，一家在马路东边，叫做“正明

斋”；第二家在大栅栏的东口，



第三家在大栅栏胡同里，后边两家一家叫“瑞芳斋”，一家叫“聚

庆斋”。三家都做得是点心买卖，但特色有所不同，一时鼎足三分。当时的人实诚，各人做各人的，彼此互不相扰，这还有个“船多不碍江”的说法。

第三幅应该是又过了些年，那家“正明斋”的买卖越大，老爷子从山东老家带回几名堂兄弟，没用几年，就又在前门地区开了五六家分号。后来老爷子身体不好，回老家养病去了。可没过多久他又回来了，因为他发觉自己的买卖出了鬼。一调查，果然是那几

个堂兄弟干的。他们背后结交官府，搞了小动作，老爷子生气了，让这几个没良心的“给我滚”，可那几个振振有辞，认为买卖能开到这个份儿上，是他们几个的功劳。官司打到衙门，最后的了断是一边一半，老爷子只得是总店和半数的分店。

以后前门的照片越来越多，“内容”也越发清楚，我就无须多絮叨了。

在北京，类似前门这样的



景点很多，容我“跳荡”写它数则——

太庙。昔日候鸟过往，还有许多灰鹤飞来飞去，十分醒目。如今由张艺谋导演了西方歌剧《图兰朵》。

什刹海。最早当过码头，曾有粮船装卸；本世纪后，建立了野景盎然的荷花市场；荒废多时之后，重建荷花市场，但野景已然不足。

位于虎坊桥的湖广会馆。最早两湖人物来京，每于此落脚。伶人也多次登台演戏。后孙中山在此举行过多次革命活动，为其增进“革命”内容。如

今装修出来，堪称北京市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

中山公园迎门而立的那道牌坊。1900年，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下令枪杀义和团民约二十人，随后他途经东单牌楼，又开枪寻衅，被清军虎神营士兵击毙。次年根据《辛丑条约》，清政府派醇亲王赴德道歉，并在东单建立克林德牌坊以示纪念。后，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，牌坊则移进中山公园，并将匾额字样改为“真理战胜”。解放初期，郭沫若氏又改写了“保卫和平”四字。三度变迁，三次时代的缩影。

我母校“北京三中”之校园变化。五十年代求学于彼时，东部校园是古典建筑，其古色古香在北京市当不多见。后逐年增加时代新建筑，东西之间逐渐格格不入。最近彻底重修，东部依然古色古香，西部彻底现代化，东西映衬，别有生趣。

上述诸例经几十年、上百年的跨度，在照片中对比鲜明，十分醒目。事实上在各组照片之间，还隐匿着众多世事沧桑和人物苦楚。世界是需要变化的，但一再“骤出”、“骤入”，损伤未免太巨。我以为，如果平时多“用心”一些——使“淡出、淡入”经常化并更符合规律，那么就势必能减少“骤出”、“骤入”带来的无谓伤害。这样无论对世界上的哪一方，当都不是坏事。就这个意义言，实应当加强对于“淡出”、“淡入”之研讨和把握。

(责任编辑 晚晴)